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趣书文库



神秘岛
(上)

SHIJI SHI XUE

世界图书出版

世界
图书
出版

神秘岛
(上)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神秘岛

(上)

〔法〕儒勒·凡尔纳 著

张成柱 户思社 王长明 译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神秘岛

(下)

[法]儒勒·凡尔纳 著

张成柱 户思社 王长明 译



第一部 空中遇险者

第一章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一八六五年的风暴——空中的喊声——卷进旋风的球——撕破的外套——茫茫大海——五位乘客——吊篮里发生的事情——一望无际的海滨——悲剧的结局

“我们又回升了吗？”

“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在下降！”

“更糟的是，赛勒斯先生，我们在往下掉！”

“天哪，快扔掉负载物！”

“瞧，连最后一袋都倒掉了！”

“气球上升了吗？”

“没有！”

“我好像听见了翻腾的波浪声！”

“大海就在吊篮下面！”

“离我们肯定不足五百英尺！”

这时，一阵强有力的喊声在空中响起，只听见有人这样说：

“扔掉所有重东西……所有的东西！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就是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左右从辽阔的太平洋上空传来的喊声。

人们也许还记得，那年春分时节所刮起的骇人的东北风，温度表下跌到七百一十毫米。从三月十八日到二十六日，暴风片刻不停地吼叫着，从北纬三十五度到南纬四十度，斜穿赤道，掠过一千八百英里



宽的地带，在美、欧、亚三洲造成了极大的灾害。城市的建筑物被吹得东倒西歪；树木被连根拔起；堤坝被排山倒海的巨浪毁坏；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被卷上海岸的船就有几百条；龙卷风所到之处，吞噬了一切，所有庄稼都被铲平，好几千人或葬身海底，或在陆地上毙命，这都是疯狂肆虐的暴风留下的罪证。一八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和一八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两场暴风虽然给哈瓦那和瓜特罗普岛造成了可怕的灾害，但其灾情远没有这次严重。

就在陆地和海洋惨遭浩劫之时，气流翻滚的天空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

事实上，一只气球，像皮球那样被卷向暴风口的顶端，然后落入气流的旋涡，在空中飞转起来，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横穿天空。

气球下面系着一只吊篮，里面有五位乘客。由于海洋上面浓雾密布，蒸气缭绕，因此，人们很难看清楚。

这只气球到底来自何处？它成了这场可怖暴风的真正玩具。它到底从地球的哪个角落升起？它显然不是在起暴风时升起的。这场龙卷风已经刮了五天，远在十八日就出现了龙卷风的征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气球是从很遥远的地方飞来的，因为它二十四小时至少要飞行二千英里。

总而言之，由于没有任何航标，这些乘客根本没有办法估量出他们已经飞过路程。更奇怪的是，由于他们被卷入飓风之中，他们反而免受其害了。他们转来转去，忙作一团，丝毫未感觉到天旋地转，也未感觉到自己在横向移动。他们的双眼也无法望穿弥漫在吊篮下面的浓雾。他们被裹在一片密云中。

浓云密布，不见天日，他们根本分辨不出白天与黑夜。看不见一缕反光，听不见地面上的任何响声，他们悬浮在高空中，周围一片阴暗，甚至连海洋的怒吼声也难听到。只有气球的急剧下降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处在波涛上空，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威胁。

卸掉了枪支、弹药、食品等重物的气球又回升到大气层约四千五百英尺的高空中。得知大海就在他们下面的乘客们认为上边的危险总比下边的要小一些，因此，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扔掉了甚至最有用的物



品，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不失去哪怕是一点点氢气，氢气是气球的命根子，靠着那么点氢气，他们才能悬游在深渊的上空。

黑夜在惊惶不安中过去了，不坚强的人一定难以忍受这份恐惧。白昼又来临了，暴风伴着白昼逐渐缓和下来。从三月二十四日早晨起，有了暴风雨减弱的征兆。黎明时分，团团乌云都退散了。几小时功夫，暴风已经散去，停止了。暴风转为“疾风”，也就是说大气流动的速度降低了一半。虽然还刮着水手们常说的“帆风”，但是从风力上看，可以感到已经缓和了许多。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十一点左右，下边的天空已经明显地晴朗开来。强大的气流过后，天空一片清澄，甚至可以感觉到晴空中的潮湿。好像那场暴风不是向西掠去，而是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印度洋上的台风一样，说停便停了。

然而，恰在这时，气球上的人才意识到气球又在持续不停地慢慢下降，一直降到了大气的底层，气球甚至逐渐瘪了下去，气囊也越来越松弛，越伸越长，球形变成了椭圆形。

到了中午，气球离海面只有二千英尺了。它可以容纳五万立方英尺气体，正因为气球具有这种能力，才可以在空中飘浮很长时间，或者浮向海拔很高的天空，或者在低空横向移动。

此时，气球上的乘客扔掉了吊篮里最后几件重物，除了仅有的一点食品外，他们扔掉了一切，甚至扔掉了他们口袋里的小刀。这时，有人爬上了系着网绳的圆环，打算把气球的底部系牢。

他们显然无法使气球维系在高空，气球已经没有多少氢气了。

事实上，他们的下面既不是陆地，也不是小岛，他们找不到任何着陆点。

下面是一片汪洋，茫茫的大海上，依然波涛汹涌，恶浪滚滚。他们去俯瞰大海，向四十英里远的地方瞭望，天际依然是无边无岸的海洋。任凭暴风吹打、鞭答的海洋，汹涌澎湃，恰似万马奔腾，巨浪排山倒海，奔涌而至！望不到一片土地，觅不到一叶孤舟！

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气球下落，以免栽进波涛之中，吊篮上的乘客显然正在紧急行动，使出浑身解数，免遭此劫。然而，无论



他们如何尽力，气球依然顺着风向移动，也就是说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急剧下落。

这些不幸的人处境十分危险！他们显然无法控制气球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气囊越来越瘪，氢气不住地往外泄。他们对此束手无策。气球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下午一点时，吊篮离海面已经不足六百英尺了。

要想阻止氢气从气囊裂缝中不断泄出，事实上已不可能了。

由于他们扔掉了吊篮上的一切物品，所以才能在空中多飘浮了几个小时。即使如此，也只不过是苟延残喘，劫难早晚总要降临到他们头上。假如天黑前，还找不到陆地，那么气球吊篮以及乘客就会通通葬身海底。

此时此刻，他们使出了最后一着。他们绝非意志薄弱之辈，而是视死如归之人。他们没有一句怨言，他们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气球下降的时间，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吊篮是柳条编的篮子，不可能飘浮，要是真的掉进海里，决没有在海面上飘浮的可能。

两点时，气球离海面只有四百英尺了。

这时，传来了一个宏亮的声音，这是一位毫不恐惧的男人的声音。回答他的也是同样坚强的声音：

“都扔下了吗？”

“没有！还有一万法郎金币！”

于是一个沉甸甸的袋子立刻被扔进大海。

“气球回升了吗？”

“回升了一点，但马上就会再往下降！”

“还有可扔的东西吗？”

“没有了！”

“有……还有吊篮！”

“我们抓住绳索，把吊篮扔进大海吧！”

要减轻气球的负担，确实只剩下最后一招了。系着吊篮的绳索割断了，吊篮掉下之后，气球又上升了二千英尺。

五位乘客趴在圆环上边的气球网上，紧紧抓着网眼，看着下面的



深渊。

我们知道气球对静力非常敏感。即就是扔掉哪怕是最轻微的东西，它也会上下移动。飘浮在天空中的气球恰似一台精密的数学天平，因此，我们不难明白，只要给它减轻一点点重量，它就会急剧上升。气球上此时的情况正是这样。

然而，气球在高空中停留片刻之后，又开始下降了。气体从裂缝中泄出，根本无法修补。

这几位乘客尽了最大的努力。任何人力现在都救不了他们，他们只好听天由命了。

四点时，气球离水面只有三百英尺了。

这时，听见了一阵宏亮的犬吠声。原来他们还带有一条狗，它此时也正攀着网眼靠在主人身边。

“托普看见什么东西了！”他们中的一位喊道。

“陆地！陆地！”

风吹个不停，气球随风向西南方向飘浮，从清早到现在，已经飘浮了足足有几百英里，这时，迎面闪现出一片高高的陆地。

然而，这片陆地还在下风三十英里处。至少需要足足一小时才能到那里，而且还不能偏离方向。一小时！气球里仅存的那点气体早在他们没到达之前就会泄得干干净净。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既然这些人已经清清楚楚看见了陆地，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到达那里。他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岛屿或陆地，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暴风把他们吹到了地球的哪个角落。然而，无论前面这块陆地是否有人居住，是否好客，他们都要往那里去。

就这样，四点钟的时候，气球显然已经浮不起来了。它正贴着海面漂动。白色的波涛有好几次都打着了网眼的下边，气球就更重了，仿佛是受了重伤的鸟，似飞不飞地滑翔着。

半小时后，他们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气球却像泄了气的皮球，皱皱巴巴，缩成了一团，只有顶部还有点气。攀在网上的人更增加了气球的负担，很快海水就浸湿了他们半个身子，狂涛不停地向他们袭



来。此时，气球的气囊已经变成了口袋状，后边的风呼呼地吹了进去，像一条小船推着它前行，也许它就可以这样靠岸了。

就在他们离海岸还有大约四百公尺时，只听见四个人同时发出一声惊叫。原来那看起来不可能再升起的气球，受到海浪的致命一击后，又意想不到地忽地升了起来，气球好像又卸去了一部分重量，重新回到一千五百英尺高的空中，升空后又遇到一股旋风，这股旋风不但没有把他们直接吹到岸边，反而使气球几乎与陆地平行着飞行。两分钟后，气球终于斜着靠近陆地，最后摆脱了波涛的袭击，落在了海滨的沙滩上。

气球上的乘客互相帮助，终于从网眼中脱身。卸掉重负的气球又被风吹起，仿佛一只受伤的鸟，此时又复原了，随后便在空中消逝了。

吊篮里原来有五位乘客和一条狗，现在有四个人随气球降落在海滨。

失踪的那位乘客显然是被刚才那阵袭击气球网的波涛卷走了，这也是气球刚才突然变轻，最后一次回升，并能最后着陆的原因。

四位落难者——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脚一落地就发现少了位同伴，他们都这样喊道：

“他可能会想办法游到岸上来的！我们救他吧！我们救他吧！”



第二章

南北战争中的插曲——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热代
翁·斯佩莱——黑人纳布——水手彭克罗夫——年轻的哈伯
特——意外的建议——晚上十点集合——暴风雨中出发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全
书

刚才那些被飓风抛上岸的人既不是职业气球飞行员，也不是业余空中探险者，而是战俘，他们果断勇敢，想办法逃离险境，现在置身于此地。他们出生入死已经上百次了，那裂了缝的气球多次都差一点把他们抛进大海中去！上天为他们安排了这样的命运和奇遇。三月二十四日，他们逃离了被尤利斯·格兰特将军的军队重重包围的里什蒙。他们在空中已经飞行了五天。现在已离开这座弗吉尼亚首府七千英里之遥了。在可怕的南北战争期间，这座城市是南方分裂派的要塞。

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逃跑的，接着便遇上了这场暴风。

早在一八六五年的二月，格兰特将军打算突然袭击与占领里什蒙，然而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还有几位军官落入了敌手，被囚禁在城中。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就是联邦参谋部的赛勒斯·史密斯。

赛勒斯·史密斯是马萨诸塞州人，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工程师，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委任他指挥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铁路工作。他是地道的北方人，骨瘦如柴，四十五岁左右，短头发，浓密的胡须已经灰白。他生就一副“古钱币家”的好脑袋，好像天生是为了印在金币上。炯炯的眼睛，紧抿的嘴巴，一副激进派学者模样，如同那些愿意从士兵做起的将军。他是这样一类工程师，愿意从舞锤弄斧做起，而且，他不但脑子聪明，而且双手灵巧。从他那身筋骨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他确实是既能动手，又肯动手，性格开朗，什么事都难不倒他，意志坚强，藐视一切厄运。他极有教养，讲究实际，用法国的军事用语来讲，是一位“非常有办法的人”；他性情温和，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很强的自制力，完全具备决定人类意志的三个条件：灵活多变的心计，强烈的进取心和坚强的意志。他的口头禅就是十七世纪奥兰治的威廉的那句名言：“即使没有希望，我也毫不气馁；即使不能成功，我也坚韧不拔。”

赛勒斯·史密斯简直就是勇敢的化身。他在南北战争中身经百战。他投靠尤利斯·格兰特，在伊利诺斯州当了志愿兵，曾在巴丢卡、柏尔梦特、匹兹堡埠头等地辗转作战，并参加了围攻科林斯、吉布森港、黑河、差坦若加、魏尔德涅斯、颇陀马克等地的战役，无论在何处，他都英勇善战，不愧是那位“我从不计算伤亡数字”的将军的士兵。他多次差点成了虎将格兰特不去计算的阵亡战士，但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数次战役中，他始终福星高照，最后才在里什蒙战役中受伤被俘。

同一天，另一位重要人物与赛勒斯·史密斯同时落入南方军队的手中。此人便是《纽约先驱报》的记者热代翁·斯佩莱，此人并非无足轻重，而是颇受人尊敬，他是奉命随北方军队作战地报道的。

热代翁·斯佩莱是史坦莱那样的人物，像著名的英美采访记者，为了获取准确新闻，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及时发给报社，而不顾任何艰难险阻。《纽约先驱报》等一些联邦报纸都有坚强的实力，它们的记者都是报界的佼佼者。热代翁·斯佩莱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员。

他优点突出，精力充沛，行动敏捷，满脑子尽是主意，并准备随时出击。他遍游世界各地，既是士兵，又是艺术家；他求贤若渴，行动果断；不思劳苦，不畏艰险，他想了解一切，弄懂一切，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报社；他是真正的英雄，对一切都好奇；对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新闻，对不知道的和难以了解的东西，他都想弄个明白；他是浑身是胆的观察家，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写稿子，在炮声隆隆中作报道，他认为，危险就是最好的财富。

他参加了所有战役，每次都冲在前边，一手拿着左轮手枪，一手拿着记事本，他那只握着铅笔的手，即使在枪林弹雨中也不曾颤抖过。他从不像那些没话找话的记者，不厌其烦地打着电报。他的每一篇报道都短小精悍，从不拖泥带水，都能说到点子上，而且他还很



“幽默”。他在黑河战役结束后，为了能给报社发回战况报告，不惜代价，占住电报局的窗口不放，花了两个小时拍发出像《圣经》前几章那样长的报道。《纽约先驱报》因此多付了一千美元，却成了首家发表这则消息的报纸。

热代翁·斯佩莱身材高大，四十岁上下，脸两旁长满了赤黄色颊髯。目光柔和、敏锐，而且移动迅速，这是那种一眼就能立即洞悉眼前一切的男人的目光。他体格健壮，如同在冷水中淬硬的钢筋，可以经受各种气候。

十年来，热代翁·斯佩莱成了《纽约先驱报》引人注目的记者，能写会画，他那图文并茂的报道使该报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他在描述这次战役并配插图时被俘了。他的记事本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南方军士兵正用枪瞄准我，而且……”热代翁·斯佩莱没有被打中，因为他一向幸运，这次也安然脱险，没有受伤。

赛勒斯·史密斯和热代翁·斯佩莱以前只闻对方大名，俩人并未谋面，俩人一起被押往里什蒙。工程师的伤很快就痊愈了，他在养伤期间认识了这位记者。俩人很投缘，相互尊重。二人同病相怜，目标一致，即逃离此地，重新回到格兰特的部队，为了联邦的统一而战。

因此，两位美国人决心利用一切机会逃跑。虽然他们在城里可以自由走动，但是里什蒙城戒备森严，要逃跑看来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候，为赛勒斯·史密斯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仆人来到他身边。这位勇士是个黑人，出生在工程师的领地，其父母均为奴隶，但赛勒斯·史密斯从道义和信仰上都主张废除奴隶制，早就给了他自由，这个获得自由的奴隶不愿离开主人。他喜欢史密斯，愿意为他出生入死。这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强壮敏捷，聪明机灵，沉着冷静，温顺善良，乐于助人，总是面带笑容，有时还有点天真，他的名字叫纳布加尼察，简称纳布，他已习惯让人们叫他那亲切的简称。

一听说主人被俘，纳布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马萨诸塞，来到里什蒙，凭着他的机智敏捷，在冒了多少次生命危险后，终于混进了被围的里什蒙城。赛勒斯·史密斯又见到仆人，纳布又找到了主人，俩人的欢喜之情难于言表。



然而，虽然纳布能够混进里什蒙，但要想出去可是难上加难，因为敌人对盟军战俘看守得非常严密。要想顺利逃离此地，除非出现奇迹。奇迹不会自己送上门来，也难以觅寻。

此时，格兰特继续发动强大攻势。他为匹兹堡战役的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就是他联合巴特莱的部队，也无法在里什蒙取得胜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战俘可以在近期内早日获释。枯燥乏味的囚禁生活没有给记者提供任何值得记述的事情，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只有一个想法，不惜一切代价地逃离里什蒙。他甚至多次冒险出逃，都被难以逾越的障碍挡了回来。

与此同时，城市依然被困，战俘急于逃回格兰特的部队，而那些被围困的敌人同样急于逃离此地，回到分裂军中去，其中有一个叫约拿旦·福斯特的人，是个狂热的南方士兵。事实上，南方军的战俘无法逃离这座城市，而南方军也一样无法逃离出去，因为他们陷入了北方军队的包围之中。里什蒙总督已经很长时间无法与李将军联系了。他急于想把城中的情况报告给李将军，以便很快进来救兵。这位名叫约拿旦·福斯特的南方军士兵突然生出这样的想法：乘气球穿越包围圈，然后飞到分裂军的驻地。

总督批准了这个计划。气球很快就造好了，约拿旦·福斯特随时可以使用，还有五位同伴将与他同往。他们带着武器，以便着陆时能够自卫；还带着干粮，以备航程延长时食用。

预定三月十八日这天气球启程，而且应该是在夜间，还得有缓缓的西北风。这些气球飞行员打算用几个小时飞抵李将军的营地。

但是吹来的西北风并不是通常的徐风。从三月十八日起，这股西北风就变成了飓风，随后又暴风雨大作，福斯特只好延期动身，因为决不能让气球和上边的乘客在狂风暴雨中冒险。

气球已经充满了气，就放在里什蒙广场上，只等天气好转就要启程。天气没有好转的迹象，城里人已经急不可待了。

三月十八日、十九日过去了，天气没有什么变化，暴风依然刮着。狂风猛烈地吹打着拴在地上的气球。它紧紧贴在地上，甚至要保住它都很困难。



十九日夜过去了，就在二十日清晨，暴风刮得更猛了，此时已经不可能起飞了。

就在这一天，一位与赛勒斯·史密斯素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叫住了他。此人是位水手，名叫彭克罗夫，年龄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身体强壮，皮肤黝黑，爱眨巴的双眼炯炯有神，配着一张英俊的脸。这位名叫彭克罗夫的水手是美国北方人，他漫游了世界上各大海洋，经历了各种探险，凡是不长羽毛的两条腿人类所能碰到的一切奇闻轶事他都遇到过。不用说，他是胆大妄为之徒，什么事都敢做，对任何事都不动声色。今年年初，彭克罗夫领着老船长的儿子来里什蒙办事，男孩名叫哈伯特·布朗，新泽西人，年方十五，父母双亡。彭克罗夫像对亲生儿子那样疼爱他。城市被围前，他们未能离开此地，就这样被困在了城中，感到十分不快；水手也一样，只有一个想法，千方百计逃离此地。他素闻赛勒斯·史密斯的大名。他知道这位坚强的男人早已急不可耐了，被迫克制着烦躁的心情。因此，这一天，他便毫不犹豫地走向前去，直截了当地对工程师说：

“史密斯先生，你不厌烦里什蒙吗？”

工程师盯着眼前同他搭话的男人，只见来人又低声说：

“史密斯先生，你想逃跑吗？”

“什么时候？”工程师急忙问。他显然是脱口而出，因为他还来不及仔细端详眼前的陌生人。

当他用敏锐的目光打量了水手那真诚的面孔后，便确信站在他面前的人是个诚实人。

“你是谁？”他非常简短地问道：

彭克罗夫作了自我介绍。

“好吧，”赛勒斯·史密斯说，“你打算让我怎么逃走？”

“就用他们放在那儿的气球。那东西无所事事，活像个懒汉，我觉得它倒像是为我们准备的……”

水手不必再说下去了，他刚一开口，工程师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抓住彭克罗夫的手，把他引到自己的住所。

在那里，水手说出了他的计划，原来计划倒十分简单，只要敢冒



生命危险就行。飓风确实刮得正猛，不过像赛勒斯·史密斯这种精明能干的工程师，是完全懂得如何操纵一只气球的。彭克罗夫要是懂得飞行技术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带上哈伯特逃走。他经历过无数的狂风暴雨，对这场暴风自然毫不在意。

赛勒斯·史密斯一言不发，耐心听着，眼睛一阵明亮。机会就在眼前。他不是那种坐失良机的人。除了要冒极大的危险，这一计划还是可行的。尽管夜间戒备森严，但是他们仍可以走近气球，溜进吊篮，切断系气球的绳索！也许他们会冒杀头的危险，不过他们也可能成功，要是没有这场暴风该……然而，要是没有这场暴风，气球早已经飞走了，而且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不会在此出现。

“我不是一个人走……”赛勒斯·史密斯说。

“你打算带几个人？”水手问。

“两个，我的朋友斯佩莱，还有我的仆人纳布。”

“也就是三个人。”彭克罗夫说，“再加上哈伯特和我，一共五个人。气球能载六个人……”

“这就够了，我们会逃走的！”赛勒斯·史密斯说。

“我们”一词也包括记者本人，他不是爱打退堂鼓的人，一听到逃跑计划就表示完全同意。他很吃惊，自己竟没有想到这个如此简单的逃跑计划。至于纳布，主人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那就今天晚上见啦。”彭克罗夫说，“我们装成好奇心很强的人在那儿转悠着会合。”

“今晚十点见，”赛勒斯·史密斯答道。“愿上帝保佑，在我们离开前，暴风不要减弱。”

彭克罗夫辞别工程师，回到他的住所，年轻的哈伯特·布朗独自一人留在那里。这个勇敢的男孩知道水手的计划，他心焦地等着水手与工程师磋商的结果。看得出，他们五位都是意志坚强的人，他们就要这样投进狂风暴雨中去了。

没有，暴风并没有减弱，不管是约拿旦·福斯特还是他的同伴，都不想坐进脆弱的吊篮里去搏击暴风！这一天实在难熬，工程师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系在地上的气球，会被风撕成碎片。他在空空荡荡



的广场上来回走了好几个小时，看着那个庞然大物。彭克罗夫也一样，双手插在衣袋里，不时打着哈欠，好像不知如何消磨时间。他也十分担心气球会被撕成碎片，甚至担心系着气球的绳索会被风刮断，气球会飞向天空。

夜幕降临了，天色异常昏暗，大地上弥漫着乌云般的浓雾。此时正雨雪交加，天气寒冷，浓雾弥漫，笼罩着里什蒙。仿佛狂风暴雨正迫使围城者和被围者停止交战，好像在怒吼的狂风面前大炮也哑了。城里的大街小巷都空无一人，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广场上甚至没有设岗哨的必要。气球正在广场中苦苦挣扎。显而易见，一切显然对他们飞逃有利；然而，要在狂风中航行……

“天气糟糕透了！”彭克罗夫边说边用手去压头上那顶要被风吹走的帽子。“哎，不管怎么说，我们会成功的！”

九点半左右，赛勒斯·史密斯和同伴们从四面八方溜向广场。大风吹灭了广场上的汽灯，四周一片漆黑。他们甚至连气球那庞然大物都没有看见，整个气球好像都贴在了地上，网索系在压舱袋上，而吊篮却独自系在粗壮牢靠的缆绳上，缆绳穿过牢牢固定在地上的铁环，绳头又折回气球。

五个俘虏在吊篮边会面了。没有人发现他们。天色一片昏暗，甚至他们彼此都看不清。

赛勒斯·史密斯、热代翁·斯佩莱、纳布和哈伯特都坐进了吊篮，而彭克罗夫按照工程师的指示把那些压舱的袋子一个个移开。一会儿功夫，水手也回到了吊篮里。

就在这时，突然有条狗跳进了吊篮。原来是工程师的爱犬托普。这条狗挣断了铁索，跟着主人来了。赛勒斯·史密斯担心超载，想把这只可怜的动物打赶走。

“哎，多一个也无妨。”彭克罗夫边说，边卸下吊篮里的两袋沙子。

然后，他解开缆绳，气球便斜着向上冲去，由于起势猛烈，撞倒了两根烟囱，吊篮碰在上面，然后就消逝得无影无踪。

此时，飓风正在可怕地怒吼着。要在夜间降落，工程师连想也不